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老子翼卷一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趙興文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四

老子翼

道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老子翼三卷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編輯韓非以下解老子者六十四家而附以竑之筆乘共成六十五家各采其精語裒為一書其首尾完具自成章段者仿李鼎祚周易集解之例各標舉姓名列本章

之後其音義訓詁但取一字一句者則仿裴
駟史記集解之例聯貫其文綴本章末句之
下上下下篇各為一卷附錄及考異共為一卷
不立道經德經之名亦不妄署篇名體例特
為近古所采諸說大抵取諸道藏多非世所
常行之本竝之去取亦特精審大旨主于闡
發元言務明清淨自然之理如葛長庚等之
叅以道家爐火禪學機鋒者雖列其名率屏

不錄于諸家註中為博瞻而有理致蓋竝于
二氏之學本深于儒學故其說儒理者多涉
悠謬說二氏之理者轉具有別裁云乾隆四
十五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老子翼原序

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以為譚兵而作豈其佳兵善戰之言亦有以啟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之喜強者莫逾於兵而猶然以柔誦也即無之而不柔可知已柔也者剛之對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居余曰老子非言柔也明無為也柔非即為道而去無為也近剛非外於道而去無為也遠故自柔以求之而無為可幾也夫無之不能不有猶之

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之以常無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世之仁義聖智不至絕而棄之不止也是亦歸於舉一而廢百者耳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無也無之無者是舍有以適無者也其名為軼斷有之無者是即有以證無者也其學為歸根苟物之各歸其根也即芸芸並作而卒不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也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即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即空得有而不得無故老明有即無審知有

之即無也則為無為事無事而為與事舉不得以礙之
矣斯又何絕棄之有故曰老子明道之書也余幼好剛
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也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
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譚者以所謂昭昭靈靈引
之忻然如有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戶之有
樞也參之近儒如契之有合也自以為道在此矣顧二
十年以來觸塗成室有室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
反蓋未嘗暫去於懷也頃歲困衡既久浸以成疴偃息

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嘆曰鄉也未嘗不非意識而或
思滅識以趣寂未嘗不貴無心而不知本心之自無知
慕清淨而不知無垢之非淨知有真我而不知無物之
非我皆譚者有以誤之也自此馳求意見寂無影響而
余亦幸為無事人矣時友人翟德孚好言老子間舉以
相訊余以近寤疏之德孚未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為之
解因取家藏老子故暨道藏所收徧讀之得六十有四
家博哉言乎其間叛道離經之語雖往往有之而合者

為不少矣吟諷迴環繼以太息嗟乎老氏五千言或以為盡容成子書列子又言谷神不死為黃帝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聖人可以明道不必皆已出也況余之於斯秋毫之端萬分未處一者乎於是輟不復作第取前人所疏手自排綴為一編而一二庸見附焉德孚亦方解陰符未竟也俟其成當竝出以示學者今姑叙之藏於家肯萬歷丁亥冬仲焦竝

弱侯序

欽定四庫全書



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子翼

采摭書目

洪武御注

開元御注

政和御注

開元疏

開元廣疏義

韓非子

有解老喻老二篇

河上公注

嚴君平指歸

鍾會注

王輔嗣注

鳩摩羅什注

肇法師注

傅奕校定古本

唐太史令有老子注
今惟古本一篇存

杜光庭廣聖義

後蜀廣德先生
天復辛酉著廣聖義五十卷

陸希聲注

唐相

李約注

唐兵部郎勉子

顧歡注

李榮注

司馬氏論四卷

溫公

王介甫注

蘇子由注四卷

元符庚辰造

陸農師注

宋中大夫
知亳州時造

張文潛義

呂吉甫注四卷

元豐間進

王補之義

无答

王元澤注

程俱老子論

見北山集

陳象古注二卷

丞議郎建中靖國間造

陳碧虛藏室纂微

熙寧間造

薛致玄纂微開題科文疏

李息齋注

嘉謀著道德經先天道德經二解藏本

強思齋玄德纂疏二十卷

乾德間造

章安解義十卷

政和間進

江澂疏義十四卷

政和間進

鶴林彭耜集注十八卷

董思靖集解

饒陽李霖取善集

趙志堅疏義

邵若愚直解

本來子紹興間造

程泰之注

大昌史部尚書龍圖閣學士乾道間造易老通言

趙秉文集解

宋學士

時雍全解

龍興觀碑次解

無名氏

葉夢得解

劉仲平注

劉巨濟注

涇宋職方郎中

劉辰翁點校道德經

黃茂材注

知荆門軍事淳熙間造

林廩齋口義

希逸翰林學士景定間造

白紫清老子解

玉蟾

劉師立節解

真靜子紹熙間造

劉惟永集義

大德間造

丁易東解

石潭大德間樞密院編修

吳幼清注

激

林志堅注

盱江危大有集義

鄧錡道德三解

大德間造

張嗣成訓頌

至治間造

李道純會元

至元間造

杜道堅原旨

當塗人大德間造

原旨發揮

薛君采集解

蕙亭州人考功郎中嘉靖間造

王純甫老子億

道武城人祭酒禮部侍郎嘉靖間造周易億四卷老子億四卷

李宏甫解老

戴贊溫陵人姚安太守所著有李氏春秋老子解莊子內篇解心經

提綱

焦氏筆乘

余舊讀書所劄記間及老子者今悉附入

欽定四庫全書

宋撫書目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子翼卷



上篇

明焦竑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

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

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可道如禮不虛道之

道常者恒久不變也母者言物自此生也欲如性之欲也之欲猶意也情也徼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又邊際

也歸也陳景元曰大道違有小路曰微丁易東云無名
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或以無名有名為讀或以無
與有為讀然老子又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是可以無
與有為讀乎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有常
無常有為讀者有無欲有欲為讀者莊子曰建之以常
無有正指老子此語則於常無常有斷句似也然老子
又曰常無欲可名於小是又不當以
莊子為證據老子以讀老子可也

程俱論

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
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
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
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為乘者三演為分者十二
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
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
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
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迪後世

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己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于聖之所不得而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蘇子由注

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

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禮智亦然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夫道不可道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地位而名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微而不知其妙則麤而不神留於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變矣以形而言有無

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呂吉甫注

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乎殆則非常道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者莫非名也而有時乎而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為道而至乎常則根而不知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為道而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名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殆不去是之謂常道常無名則無名者道也天地之所自而始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有無則一亦不可得有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也既謂之

一則雖未有形且已有名矣名為一而名之者為二
與一為三萬物紛紛自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知
常曰明明則無所不見也故惟常為可以觀方其無欲
也則滌除玄覽而無疵于此觀其妙故曰常無欲可名
于小矣方其有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于此觀其微
故曰萬物皆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于大矣惟小所以
見其妙惟大所以見其微也此兩者其出則同顧其名
異而已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
與無欲求其所出皆不可得不可得則其所出也故同
謂之玄玄之為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
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同乎一固
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
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之與多
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妙出于此而已故
曰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

李息齋注

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變至于念念遷謝俯仰之間未嘗少停至所謂

道則無始無終天地有盡而此道無盡是之謂常常之為道不可行而至不可名而得使其可行即非常道使其可名即非常名自未始有天地而真常之理已具于無名之初故無名為天地之始及天地既判高下之名生萬物自是而滋故可以名者物之母也聖人體真常之道以出入于有無之間故妙者大道也無也微者小其微則與微同出而遊于有妙即微即妙有即空空即有其本同具末具故同謂之玄不獨此也至于玄之又玄即能使衆微之間無非衆妙是謂衆妙之門言其于微妙有無之間無揀擇而皆妙也

筆乘

微讀如邊微之微言物之盡處也晏子曰微也者德之歸也列子曰死者德之微皆指盡處而言蓋

無之為無不待言已方具有欲之時人皆執以為有然有欲必有盡及其盡也極而無所更往必復歸于無斯與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雖然老子亦不待已為未悟者言耳實非舍有以求無也苟其舍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無安得為無蓋當具有時實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故不減色以為空色即空不指事以為空事即空不然其所謂無者為對有之無而所謂有者為對無之有亦惡得謂之常無常有哉噫安得知常者而與之一論此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

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

是以不去

傾不平也生成形傾和隨皆以喻美惡善不善相形而有處上聲夫音符

陸希聲注

夫人之所謂美惡皆生於情以適情為美逆情為惡以至善不善亦然所美者未必美

此所惡者未必惡所善者未必善所不善者未必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感于物是以好惡相繆美惡無主將何以正之哉在乎復性而已何則情之所生必由於性故聖人化之情復性而至乎大同一所謂有無之相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難易之相成也夫為治者以情化性則難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相形者美惡也美惡之相奪猶高下之相傾也所謂聲音之相和者善不善也善不善之相資猶先後之相隨也於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萬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

化其情善者固已善不善者吾亦因而善之使信故用無棄物敬無固已信不信者吾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無棄物敬無棄人使在物無惡在人無不善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此之謂也是以聖人體無名則無為而事自定用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使萬物各遂其性若無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物而不有其用如百工之為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而不居其所夫惟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蘇注

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長短難易高下聲音前後之相

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當事而為無為之心當敬而言無言之意夫是以出于長短之度離于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知之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

未嘗恃至于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為不言之
報聖人且不知其為美且善也宜復有惡與不善繼之
哉聖人居于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于富貴而無富貴
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
之至也

呂注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而欲之知惡與不
善而惡之然自離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乎道
矣自出于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非道之外也由是
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善豈虛言哉是故天下之物生
于有生于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難事作于易而易
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脰之長而
後知有鬼脰之短有鬼脰之短而後知有鶴脰之長是
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為是而百谷為川瀆之源則高
有以傾乎下以下為是而川瀆為百谷之歸則下有以
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鐘為君則餘律和之餘

律為君則黃鍾和之是之謂聲音之相和自秋冬而望
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
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凡此六者當其時適其
情天下謂之美謂之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天下謂之
惡謂之不善夫豈知所謂至美至善哉則美與惡善與
不善亦迭相為往來興廢而已豈常也哉是故聖人知
其如此也以常道處事而事出于無為以常名行教而
教出于不言事出於無為則終日為而未嘗為教出於
不言則終日言而未嘗言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吾何容
心哉若然者無往不妙無往不妙則萬物之作吾不見
其作與作之者不見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為與為之
者則雖作不作雖生不生雖為不為吾何辭何有何恃
哉此所以功成而不居也夫有居
則有去在己無居夫將安去哉

陸農師注

美至於無美者天下之真美也善至於無善
者天下之真善也真美離斯天下皆知美之

為美真善散斯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故有無者以言乎其
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
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言乎其
始終此勢之然也夫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者
將以使人冥于真善混于真美復歸于朴而與天地為
徒與造化為友者矣若然者萬物之息與之入而不逆
萬物之作與之出而
不辭吾何容心哉

王无咎義

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于為與
言者順萬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之作也吾

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之生也吾亦與之生而不有萬
物之為也吾亦與之為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
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為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
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何必恃
何必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
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為然後成此其序也

息齋注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于妙下可以通于微則

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
識者歟此章言吾之本性自未始有物孰為美孰為惡
孰為善孰為不善及有生既立形名遂分人皆知美之不
為美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人皆知善之為善而不
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
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
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
于物之先順物自然為無為之行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
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
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作而不辭萬物並
生吾從而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有為非我之為順物
而已故為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
成而不居由其不居于末而居于先以
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能去

吳幼清注

五者皆言其偶獨聲音不言者蓋止曰聞俞清濁則人不知其為言聲音也言聲音則其

有聞俞清濁之相偶自可知故止言其實而不言其偶也聖人以不事而事故其事無所為以不教而教故其教無所言無為不言則雖有吳有善而人不知是以其美其善獨尊獨貴而無可與對若有為之事有言之教則人皆知其為美為善而美與惡對善與不善對非獨尊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老子一書之中凡諸章所言皆不出此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

無不治

治去聲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夫音符
王輔嗣曰心懷智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

骨無知以幹故強之
志生事以亂故弱之

蘇注

尚賢則民恥于不若而至于爭貴難得之貨則民
病于無有而至于盜見可欲則民患于不得而至

于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為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
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
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
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于前而盜
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
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實貨而貴之術可
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
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
矣不以三者術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
無所用巧矣即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

為無
為也

呂注

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容心焉故雖

財養人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爭常出于相
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民
之盜常出于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為盜矣故曰
苟予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
所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不尚賢
者非遺于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者非委之地而
不收也內不以存諸心外不以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
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藏神而腹
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
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則
常使民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常使民無欲也智者
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則為之非所利故

不敢為也夫唯如此則
為無為而無不治也

李宏甫注

國皆起于見可欲馬耳可欲者衆則民志亂

矣惡能治乎太上於此豈真以治之哉亦曰不見可
欲而已夫腹之所以不充者心累之也今一不見有可
欲可尚可青之事則心虛而腹自實矣骨之所以不剛
者志敗之也今一不敢為悖亂爭盜之事則志弱而骨
自強矣所以然者無欲故也夫民生有欲無知則已聖
人者又日引之使有知也陳之仁義禮樂導之法制禁
令設為宮室衣服車馬冠婚喪祭之事以啟其無涯之
知而後從而節其無窮之欲是猶汎濫滔天而徐以一
輦障之也胡可得歟太上則不然常使混沌沌無有
知也無有欲也縱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為而自
不敢則天下皆歸于無為矣夫無為由于無欲無欲由
于無知夫一人何以能使民之無知哉曰太上者固自

謂未嘗有知也固不見有可以
治乎民者而使吾心之欲之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

先沖本作盅器之虛也李約云帝生物之主也羣化皆
處後唯道獨居其先象似也道性謙故不言定處其

先而
云似

蘇注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東有雖天地之大山
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

眇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
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于妄
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于妄不構于物外患已
去而先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

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帝先矣。而又先于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呂注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則沖者陰陽和也。陰為虛陽為盈。道之體則沖而其用之則或盈。其體沖也。故有欲無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無欲。唯其如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為宗者。固不可得也。似之而已。然則何以得此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光者塵之外。在光不皦。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夫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者。非可以為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為定。存也。盈虛存亡。吾無

所容心則吾安能知其所自生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
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有誰而道
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
生天以先象神帝以始帝則其為形器之先可知矣

息齋注

道沖虛而妙迫而取之若不可得故曰或不盈
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物物自道而道未嘗

物故曰似萬物之宗古之學道者未嘗有進而必為之
志挫其銳者不必為也未嘗有畏而不為之心解其紛
者無不為也未嘗取善而為美和其光者不取善也未
嘗惡惡以為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住而不住
于湛然故似或存吾不知其始故不
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邵弁注

銳者所以爭挫其銳則解紛矣光者所以辨和
其光則同塵矣上二其字以已言下二其字以

言人

宏甫注

夫沖漠而不盈者道也而用之者或見其盈則失其所以沖漠者矣故淵乎常止雖萬流歸之

而不見其盈聖人體道於身淵深靜遠無有涯涘一似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故常挫其銳以示不能解其紛以示不用和光以遊于世同塵以諧于俗湛兮常寂似亡若存焉耳然此果伊誰之子乎吾恐此道也雖黃帝未易當之意者其在帝之先歟夫海為衆流之宗而海無有也但見其淵乎而已矣聖人為萬物之宗而聖人無有也但見其湛兮而已矣彼騁能挾才露光賦衆者皆自以具有而求通于物者也非萬物之宗矣夫惟無其宗者乃可以為萬物之宗而其誰能信之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

如守中

橐他各反橐籥治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積所以受籥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也屈

鬱也抑而不伸之意數音朔屢也

蘇注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為狗設之

于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于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排之有橐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呂注

夫道冥于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此道者仁惡足以名之哉夫仁人心而已矣天地體

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之為物無所事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者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者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仁哉夫唯不仁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固可見矣蓋橐籥之為物唯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者也則人也而體此道者言出于不言而已言無言則為無為可知也發于身而為言見于事而為言或言或為其實一也何則言為之體如是而已不知此則言不出于不言言不出于不言則異乎橐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宜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于不言矣言出于不言人莫不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無不麗乎取則麗乎捨不能適與道相當

故也不有不無不取不捨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
中守中而不已則知言之所以言矣則多言數窮不如
守中之
為務也

王純甫注

芻狗喻聖人過化之妙橐籥喻聖人存神之
妙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則老子自危自戒之

言也蓋道本不可言而斥之以不仁道本不可名而狀
之以橐籥知者固得意而忘言矣不知者不睹其真而
徒與我哓哓也則吾說窮矣中也者中也虛也無也不
可言且名者也守此而心思路絕言語道斷其何窮之
足慮老子著書談道而其言如此則其不得已之心為
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于芻狗百姓之言而遂疑其
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于道德也自史
遷已然況其他乎此即多言數窮之一驗也老子蓋預
知之
矣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

谷喻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莫測故曰谷神牝能生物猶前章所謂母也謂之

玄牝亦幽深不測之意薛君采曰老子書其遺詞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于一字之間也如是謂玄牝則讀牝如七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詞與下句相叶或隨語生解既叶玄牝又指一處為玄牝之門則失之矣

蘇注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

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呂注

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以

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于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是之謂玄。玄者，有無之合。玄者，能生者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者，有無之合。玄者，能生者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為亡邪，則綿綿而末嘗絕。以為存邪，則惡覩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無所容心。膈合而已，何勤之有哉。

杜道堅注

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于老子而言黃帝。書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為多。如

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

作竊有比焉惟信而
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
私邪故能成其私

蘇注

天地雖大而未離于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
老子之言長久極于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

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天地生物而不
自生立于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
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
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
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
求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呂注

故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于時故以久

言之天地之根出于玄牝玄牝之體立于谷神之不死
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然則聖
人豈以有其身為累哉緣于不得已而物莫之能止故
曰後其身而身先立于無何有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
其身而身存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
私矣無私也乃能成其私

程俱論

天地人之所以為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而人

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為天地不知其為地今一受其
形而為人則認以為己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
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
分表之事厚其生而愈傷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為

中道天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為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外于道而求生者乎未之也思

息齋注

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一日捨由其施物不己其生物不測天未嘗愛其施地未嘗

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由其不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心不變不壞浩然與天地同流故于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為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由其所得以非身為身故天下之有身莫我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成人之私物得其私我得其得是謂兩得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

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

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處上聲惡去聲幾平聲
治去聲夫音符尤過也

蘇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生水

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
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于形則于
道有間矣故曰幾于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
故曰上善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
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
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
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潤溢不
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

爭故無七
善而無尤

呂注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
離道而非道之體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非

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善利萬物而
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雖未足以為道幾

于道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居
則善地蛻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

故以心則善淵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故以與則善
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信其派為川谷其委

為瀆海故以政則善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
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故以動則善時要之出于不爭而以居善地
為本故曰夫唯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故無尤

吳注

上善若水者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浼濯有利萬物
之功而不爭處高潔適處衆人所惡卑污之地故

幾于有道者之善也彼衆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仁謂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可七者之善皆擇取衆人之所好者為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夫唯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于處下有似于水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衆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宏甫注

言天下之善者莫善于水而聖人之善若之何謂善蓋凡利于物者或不能以無爭而能不爭

者又木必能澤于物也水之善固利萬物而不爭者也何以見其不爭也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高彼獨處卑衆人處易彼獨處險衆人處順彼或處逆衆人處潔彼或處穢所處盡處衆人之所惡夫誰與之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以為上善也居善地七句皆聖人利萬物而不爭之實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

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揣初

委反遺唯季反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古文多倒語耳懼其溢而左右以枝之曰

持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

蘇注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

聖人有而不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而況于人乎

呂注

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盈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所以慮失而銳之

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矣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己具法天之道之謂乎

元澤注

持而盈之有意于有所失之唯忘有有之為有而之以為有則無失無溢矣揣者巧于度

情銳者利于入物且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揣銳之工有時而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人因時乘理而接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也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固然而世之愚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認以為己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于坐蒙憂患無以自存唯至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窅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為

慎揣銳以爲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于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劉師立解

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

勤而行之

息齋注

知其盈而待之不若未嘗銳之爲得也知盈而待知銳而揣之不善況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盈而益

銳而益驕金玉滿堂莫知其止富貴而驕未能驕物先喪已心是爲自遺其咎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道如此況于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

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

不宰是謂玄德

載乘也營如經營恆營之營白虎通曰營營不定貌是也營魄雖滯載而乘之

言無住著也訓營為魂為衛為止皆于義未協言魄者雖近但不曰魄載魄而曰載營魄後人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魂也況以此載彼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旨乎滌如水之濯除如糞之除天門以此心而言闔闔以謂之運動變化而言莊子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本此高許六反養也長上聲宰制也

蘇注

魄之物所以異于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雜

而止魄為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于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

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
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
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
而不治則神聽于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于臭味魄
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
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于古之真
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神不治則氣亂
强者好關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
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
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
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微而體柔專氣致柔
如嬰兒極矣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
滌除塵垢盡矣于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于
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
人雖于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過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
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

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間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
患失則先事以徵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
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
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
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為雌者亦不失時而已內以治
身外以治國至于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
之乎明白四達心也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
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
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于物來而
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
之此妄之源也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
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不有

呂注

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而不
為功名之所累者豈不難哉然亦有道矣人生始

神化曰魄魄與精為一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曰魂魂與
往來而魄精出入則魄隙而不營一離而不抱矣

戴者終而復始之謂也營者環而無隙之謂也雖已為人矣而戴營魄抱一湛然無為如其生之始化則能無離矣能無離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無忤而能如嬰兒矣能如嬰兒則滌除悔吝玄覽觀妙凡動之微我必知之而能無疵矣所以養中者如此則雖愛民治國不以事累其心而能無為矣內之滌除玄覽而無疵外之愛民治國而無為則天門開闔常在于我而能為雌矣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矣道至于無知則真知也是其所以人貌而天也夫何功名之累哉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其所以為天也玄德無他天德之謂也

息齋注

戴初也營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自初造魄抱魂于魄能使魂魄相抱一而不離乎嬰

兒者陽氣未散內和以柔非嬰兒之能然乃專氣之效不期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一而不離能如兒子乎超

然玄覽非不善也然此心未忘則不足以語道故能滌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愛民愛始不周以事治國國始不治清靜臨民將自化故曰能無為乎陽動而開陰靜而闔一闔一闔變化所出然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為雌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為然猶為靜塵所累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為礙故曰能無知乎聖人于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取以為有為而不恃以為功長而不自以為主非體玄德不能矣

宏甫注

人知魄之戴神而不知神之戴魄戴魄則神營魄戴之則不神然則一神焉耳矣抱元守一則

神魄自不相離而庶乎知神之為矣營營衛也夫嬰兒百無一知也而其氣至專百無一能也而其氣至赤專氣致柔不能如嬰兒則可為抱一矣瑕疵未滌則玄關不開玄關不開則形質留滌除玄覽而能無疵則可為

抱一矣愛民治國非神其誰為之而不能以無為也故
知抱一者不欲分心以愛民務愛民者不免役神以治
國是二之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天門開闢非神其誰
主之而不能以自主也故有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
有闢則逆不能無事而常定是內淫也安能抱一而無
離乎此無他皆起于不知神之所為故也夫神至虛也
虛則自然明白神至靈也靈則自然四達而其誰能離
之然惟其有知也是以無知能無知斯知之矣有知則
魄藏神無知則神藏魄神藏魄則一魄藏神則二故不
可以有知也又不可以不知也知此者是謂玄德夫玄
德深且遠矣是故可生而不可有可為
而不可恃可長而不可宰嗚呼盡之矣

筆乘

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

曰魂是也大抵清虛則魄即為魂住著則魂即為魄如
水凝則為冰泮則為水其實一耳夫魄之營營日趨于

有而此云戴者知七情無體四大本空如人戴於車舟
戴於水乘乘然無所歸也如此則化有為無滌情歸性
衆人離之而為二我獨抱之而為一入道之要孰切于
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莊子曰無聽之以
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
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專于氣而不以心間之則柔夫
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玄覽玄
妙之見也痲病也衆人之痲粗而易除學者之痲微而
難遣何以故道之所謂痲則學者狃之為獨見者也金
屑雖精入眼成翳以覺為礙以解為縛可勝病乎是故
當滌除之也老子之示人可謂盡矣然智者除心不除
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其誤認前言不至以輓斷為學
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言戴營魄者非扶默之謂也即
愛民治國而能無為也所謂為無為也專氣致柔者非
鬱閉之謂也即天門開闔而能為雌也所謂雄守雌也
滌除玄覽者非晦昧之謂也即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

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闢明白四達其于
生之富之為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為也為雌也無知
也則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也非玄德而何
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莊子曰老子以空虛不
毀萬物為實其說亦甚明矣繼老子者猶謂其棄人事
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則未攷其文而先有意以誣之者
耳豈不
妄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
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

為利無之以為用

轂古木反輪所輳也考功記曰轂也者所以為利轉也當平聲埏始然反

埴市力反考功記曰埴和埴黏也和水土燒以為陶也半門曰戶牖窻也

蘇注

竭知盡物以為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

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知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呂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器之用器吾所用也鑿戶牖

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室吾所居也乘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於無其則不遠矣至于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邪故有之以為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無之為用而無之為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為無之用出而未嘗無物也所以為有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吳注

輻輪之輻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埏土之黏膩者為器謂以水和黏膩之土為陶

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載重
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有此
室皆所以為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然車非轂館
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
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
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為用器以容物
者為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為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
之以為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為利也虛心
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為用也故取三物為喻

薛君采解

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即有而發
明無之為貴也蓋有之為利人莫不知而無之

為用則皆忽而不察故
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

為目故去彼取此

令並平聲爽平聲差也行去聲鳩摩羅什曰不知即色之空與聲之空與

聾盲何異為腹猶易良其背之意不為目猶陰符機在目之意李約云目無厭聖人不為腹知足聖人為之日

視外故云彼腹實內故云此

蘇注

物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于性方其為性而未

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于馳騁田獵未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為腹而衆人為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于內者也

呂注

具目之所以為目者色而色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

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為耳而無異乎聲

矣口之所以為口者味而非味也屬乎五味則失其

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固念而發狂矣事莫不然而馳

騁田獵為尤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行所以全也求乎

外則辱殆而行妨矣物莫不然而難得之貨為尤甚腹

無知者也目有見者是以求人無欲之虛靜也

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取此無知無欲之虛靜也

息齋注

口能嘗味然口以味亡田獵馳騁取貨無厭皆

由心能取而生然亦由能取而喪蓋神藏于內而耳目

心口分神之用為視為聽為嘗為知若視不出色是以

奪口也心止于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奪于物則目猶

老子真

三十四

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曷若逆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見見為目聞不以聲聞聞為耳嘗不以味嘗嘗為口知不以心知知為心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留易足以無情非如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目馳于外腹止于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去彼取此

吳注

己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為實腹而養

獨取此在內之一真上言目盲耳聾口爽心狂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為目蓋舉一以包其四董思靖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成其為外邪所實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于物乃湛然無欲矣染塵遼境皆失其正而要在于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曰視釋氏首皆此意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為吾

之為去聲貴大患若身當云貴身若大患倒而言之古語類如此

蘇注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為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為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

身而患不至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于寵而世不悟以寵為上而以辱為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于寵則寵固為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貴之為言

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于履大患，不難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于履患而教之，以難于有身，知有身之為難，而大患去矣。性之于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為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于內，寵辱得失之交，櫻之于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人之所以驚于權利，溺于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與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呂注

寵者，高于人者也。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吾之所以有辱者，以吾有驚未得之，則驚得之，既得

之則驚失之，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則寵之有辱者，亦若是而已。貴者，富人者也。上道也。貴而有其貴，則有患矣。若

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故吉亦我所患凶亦我
所患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則貴之有大患者亦若是而
已言身則知驚之為心言驚則知身之為累也無心則
無驚無驚則無辱無身則無累無累則無患昔者舜以
匹夫而友天子則可謂寵矣而若固有之則何辱之有
巍巍乎有天下可謂貴矣而不與有焉則何大患之有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寄天下寵而招辱則賤其身矣
非可以寄天下者也愛以身為天下者可託天下貴而
罹患則危其身矣非可以託天下者也若夫寵而不有
其寵貴而不有其貴如舜者乃真可以寄託天下者也
元澤注 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家有之而不能忘則為
患大矣譬人有身而珍之則寒暑疾痛萬緒皆
作豈非大患乎市南子有曰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者
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于人唯聖人能免此二者萬物
與我為一則與道玄同而萬變皆忘吉凶息矣而愚者
不能自解恃形為己故形之所遭觸述生患老子先明

寵貴之累而寵貴之累皆緣有身而生故因譬貴之若
身遂及無身之妙莊子曰忘其所不忘而不忘其所忘
是之謂誠忘亦明此意而孔子毋我理與是同學期於
此而已然所謂無者豈棄而去之乎但有之而未嘗有
則不累矣且崇高莫大乎富貴誠能有之以無有則聖
人所為濟世也亦何患之有其于寵也亦若斯而已矣

筆乘

人情率上寵而下辱不知辱不自生生于寵也則
寵為下矣寵為下故得寵失寵皆若驚然驚者觸

于物而無著者也遇則虛矣貴重也謂難之也人情率
有身而難患不知患不自生生于身也無其身則無患
矣由此言之世之上寵者是上辱也驚寵與辱同則何
辱有身者是有大患也貴身與貴患同則何患夫不以
身視身而以大患視身無身者也而顧可以無患所謂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譬而言之如不輕以
託則知天下者天下反可寄惜以身為天下者天下反可
越人三世

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之丹穴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
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
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此固越人
之所欲得為君也夫王子搜惡為君而越人愈迫欲得
之則不有其身而身
可有也後奚疑哉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暾其下不昧繩
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
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

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搏音團執也詰契吉
反暾吉曉反明也

李約注

夷平也漢漢然無異見也希無也少也或終身不得或亦得之微細也妙也彷彿似有追之又

失此三者不可致詰不可致詰則一尚不立何況于三凡物皆上明下暗道無上故不嗽無下故不昧繩繩于長遠不絕也及責其實復歸于無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恍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不可故以恍惚之名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不見其後無去日也自古有之謂之曰道今欲執之未得其方惟虛其心道將自古至然後執之以御羣有無不理矣

蘇注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

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于一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為視為聽為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為一則日遠矣若

推廣之用不行此之謂也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上
一六用不可逃也繩運而上而不噉雖在下而不昧不
嗽下昧不可逃也繩運而上而不噉雖在下而不昧不
可以形數推也繩運而上而不噉雖在下而不昧不
以為物矣不知其卒歸于無也狀其著也象其微也
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
恍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古者物之所從生也
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
在我矣

呂注

視者無有也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黃
不可名之以無色也曰夷而已聽者無有也故聽
之不聞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以無聲也曰
希而已搏者無有也故搏之不得雖不得也然能陰能
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羶能香不可名之以
能浮能沉能出能沒能甘能苦能羶能香不可名之以

無形也曰微而已凡物求之而不得者或可以致詰而
得之此三者終不可致詰者也不可以致詰則墮聽明
離形去智而吾得之矣則視也聽也擣也混而為一矣
視以目聽以耳擣以心混而為一則耳如目目如耳心
如耳目矣夫失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吾得之也其上
非光也故不暵其下非土也故不昧繩繩今調直而有
信雖有信也而不可名故復歸于無物而已雖無物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而未嘗無物也是謂惚恍惚
則不暵不暵則疑于有物也而非有物也其始無物也恍
則不疑于有物也而非有物也其始無物也恍則不昧不
見其首其卒無尾故隨之而不見其後無前無後則不
古不今矣雖不古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長于上古
而有所謂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
今者非異于古也以來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謂
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所謂無端

此之紀也。紀者，以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執，謂紀也。得

元澤注

三者本一體而入所以求之者或以視或以聽或

求者未嘗不一也。唯了吾一則與彼一胎然為一矣。推而

矣。

李榮注

三者希微夷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有無不自。一

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三是一。三是一。三不

成三。三不成三。則無三一不成一。則無一。無一。

息齋注

視之不見，不可以色求也。聽之不聞，不可以形器取也。搏之不得，不可以形索也。既不為色形器

之所圍則所謂元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混而為一雖寄于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嗽雖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昧未嘗須臾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後歸于無物雖歸于無物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惚恍恍者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之謂也其來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古道以御今有則今猶古也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猶今是謂道紀道紀者無去來古今之謂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水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

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

盈故能敝不新成

右強其犬為猶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

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果謂之猶豫儼矜莊貌渙散也木未斲曰樸曠空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慎自持也儼若客不敢僭也水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所謂強為之容也能敝不新成即弁曰能敝能不新能成也不盈則若敝缺能敝也無事更改能不新也同然皆得能成也純甫曰能讀如耐耐

蘇注

蘇注
不麤盡而微微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為猶迫而後應

豫然若冬涉川逶迤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若客無所不

敬未嘗情也若水將釋知萬物之出于妄未嘗有所留也若樸人偽已盡復其性也若谷虛而無所不受也若濁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盈生于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物未有不敝者也夫唯不盈故其敝不自去

呂注

古之善為士者將以成聖而盡神也則其為士也雖未至乎聖神所以成聖而盡神者其聞之固已

全盡矣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乃所以成聖而盡神也微妙而後玄玄而後通則深不可識矣唯不可識則其形容安得已而後議哉強為之容而已豫若冬涉川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猶若畏四鄰閑邪存其誠

非物將之以則其心凝形釋骨肉俱融也敦兮其若樸復其
初也曠兮其若谷應而不藏也渾兮其若濁無是非彼
我之辨也人皆昭昭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者乎徐清
則無所不照矣人皆取先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乎
徐生則無所不出矣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
也而欲當則緣于不得已平氣也順心也乃所以能成聖而
也緣于不得已乃所以徐生也此士之所以能成聖而
盡神也道之體沖沖也者陰陽之和而盈虛之守而保
此道者不欲盈則虛而已然不曰虛而每曰不盈者恐
人之累于虛也累于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
而已天下之物有新則有敝有敝則有壞則能不敝者
鮮矣夫唯不盈則新敝成壞無所容心是以雖
敝不敝不壞不敝不壞則不新不成矣

元澤注

士者事道之名微而妙玄而通有此道而退藏
于密密者性本之內故無迹可見當時為士者

異于此矣故稱古之善為士者豫者先事而戒之謂至
人無心于物迫而後動冬涉者臨事逡巡若不得已也
莊子曰不從事于務可以無戒而猶戒曰猶至人靜
幽深不出性宅故常如畏鄰故行而不縱也儼若客不
以事為己任故其容寂也人生之始同于大空凝為我
體如水有冰故為道有水解凍釋者事至于此其容已
不滯于一體渙然將釋矣竊嘗原之人性如水為造化
所凝故結而不通彼釋者反本而已矣材未為器謂之
樸喻性之全體由水釋之後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雕
于人偽故若樸也性全不虧而不自有其全故曠然空
虛如谷之受且應也水性本清而濁者混于物至人不
自潔于物故渾然若濁者也澄性與澄水同加功則動
而彌濁唯靜以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
能濁者以其靜之徐清歸于寂定感而遂通故徐徐以
生終則有始也動之徐生則變動不居非物能止夫誰
能安之為此者信陰之陽之理乘自然之運而無心具間

故皆曰徐言濁則知安之清言安則知動之濁與上篇
徵妙之文同不盈之盈乃大盈也如見道之後盈而有
之則是自有此道達道遠矣道本無體非器所盛用則
有餘求之不得故有道者未嘗盈而其用不窮也得道
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用通萬物而不
敝以其無敵無新不成不敗故也敝生于新敗生于成
士雖成道而常若敝敗矣苟得道之初矜其新成則與
道異意非大成也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此篇句與
有序以至子成成
而若敝則盡之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
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
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

沒身不死

問元疏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致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芸芸作之狀也常即

常道之常以其為萬象主故曰王以其為衆父故曰天

蘇注

山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

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于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已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物皆作于性皆復于性譬如華葉之生于根而歸于根濶之生于水而歸于水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為靜命者性之妙也性可言至于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聖人之學道必始于窮理中于盡性終于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為之世

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于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其為功也少。聖人外不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于妄矣。君之命曰：「命也。」天之命曰：「命也。」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為我，是以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于性，而後湛然。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于性，而後湛然。常存矣。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明也。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于一時，而失之遠矣。方迷于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苟如其皆妄，則雖仇讐將哀而憐之，何所不容哉。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尚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天猶有形，至于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于此矣。

呂注

不保此道者不欲盈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篤則非

而後見其歸根而我以虛靜之至故見萬物之所以作
與其所以芸芸在我而不在彼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
復也方其所以芸芸者乃其所以歸根也故以其並作
而觀其復則方其芸芸而各復歸其根也然則所謂虛
者非虛之而虛也直莫之盈故虛也所謂靜者非靜之
而靜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不知莫足挽心故靜也
故歸根曰靜命者吾之所受以生者也夫唯靜則復其
所以生而能命物矣故靜曰復命道至于能命物則常
而不去矣故復命曰常自常觀之則吉凶悔吝常見乎
動之微明孰加焉故知常曰明不知常者反此則所作
不免妄而已能知常而體之則萬物與我為一笑故知
常容萬物與我為一則不內其身而私矣故容乃公萬
物與我為一而無私焉大則聖內聖外王故公乃
王聖然後至于神故王乃天天則神矣道者所以成聖

而盡神也故天乃道為道而至千常則盡矣故道
乃久沒身不殆久而至于沒身不殆者常之謂已

筆乘

之致虛而不知實之即虛虛未極也守靜而不知動
即靜靜未篤也若此者觀無于無而未嘗于有

觀無故耳試觀萬物方具並作若動且實而實無纖毫
動與實者能如是觀是為觀復復者復其始也夫未能
觀復即止動求靜欲靜轉動當物芸芸復歸其根則一
以諸念當處寂滅不求靜而自靜乃真靜也靜則復命
矣不曰性而曰命者性不可言也命不可言也易曰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夫理性非不妙矣而猶有妙在焉舉此
而窮之盡之了不可得斯為至命則命又非性之方矣
有作必有變復命則作而無作謂之真常此非明者不
能知也知常則靜則吉不知常則妄作則凶方其迷于
妄也自是而非彼必不能容知常則善惡兩忘是非無
朕何所不容哉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夭即命也
至此于道乃全而可以久可以不以不殆特其餘事耳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不知有之一作下知有之今從吳幼清本

陸希聲注

太古有德之君無為無迹故下民知有其上而已謂帝力何有于我哉德既下衰仁義為

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制其意則其心則以刑法為政故下畏之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譎為事故眾庶侮之於乎心之有孚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孚言則不復而猶貴重爽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乃彰仁義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古御今斲雕為樸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有法無法因時為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則親譽畏侮

之心皆不
生于世矣

蘇注

然太上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

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
始矣又其次以政齊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
侮之矣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
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聖人自信有餘其于言
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
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呂注

得執大象天下往由天下方且釋我而忘之其迹孰
見哉故下知有之而已下知有之者無以尚

之故謂之太上則親之譽之者其次畏之侮之又其次
可知已何以論之今夫父子愛欽不言而喻至宥主之
際朋友之交欲致其欽之意必有以文之而後喻何
則信之足與不足而已則親之譽之已出于信之不足

而有不信者宜何如哉猶其貴言以復乎道而已貴言者
行不言之教也行不言之教則處無為之事可知已至
夫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而莫知為之者則孰得而
親譽
之哉

吳注

不知有其上也其次謂仁義之君民親之如父母

及仁義益著則不但親之而又譽之矣又其次謂智慧
之主民良之如神明及智慧漸窮則不但喪之而又侮
之矣信者大道之實也自大道之實有所不足不能如
上古之時則君之于民有不以其實者焉而日趨于華
於是一降則用仁義再降則用智慧也此下言太上不
知有之之事猶今見前章責寶重也然如此也寶重其
言不肯輕易出口如犬行之執遲退却蓋聖人不言無
為俾民陰受其賜得以各安其生及其功既成事既遂

而百姓皆謂我自如此
不知其為君上之賜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

昏亂有忠臣

六親王輔嗣云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子慈孫也

蘇注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而以

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偽報之矣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克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响以沫相濡以溼不如相忘于江湖

王介甫注

道隱于無形名生于不足則有仁義智慧差等之別大之分名生于不足則有仁義智慧差等之別

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道

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于己之君謂之忠忠于他人謂之叛

呂注

道不可名名之為道已非道也則又分而為仁義豈道之全哉則有仁義者固大道之廢也賊莫大

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有眼而內視內視則敗矣則智慧出固所以有大偽也偽者德之反也有仁義則其弊

至于六親不和而有孝慈矣有大偽則其弊至于國家昏亂而有忠臣矣是故有瞽叟之頑嚚弟象之傲而後

有舜有桀紂之暴而後有龍逢比干此無他去本日遠而已矣

息齋注

道散則降而生非偽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木散仁義潛乎其中

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照照為仁而人以照照懷其仁才為義而人以才懷其義使大道之行以公天下則

仁義又何足以進于其前哉不幸而又有小智小慧者竊仁義而行之則偽自此滋亂自此始是有之謂降而生

非及其末流人偽既多無非昔羣非之中稍有自異
于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孝慈國家昏亂
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
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降而

愈下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
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

私寡欲

令平聲屬
之欲反

蘇注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足以道
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

末以為巧勝物者也於是馳聘于其末流而民始不勝
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未
有
義
而
後
其
君
者
也
仁
義
所
以
為
孝
慈
矣
然
及
其
衰
也
竊
仁
義
之
名
以
要
利
于
世
於
是
子
有
違
父
而
父
有
虐
子
此
則
仁
義
之
迹
為
之
也
故
絕
仁
棄
義
則
民
復
孝
慈
巧
所
以
便
事
也
利
所
以
濟
物
也
二
者
非
以
為
盜
而
盜
賊
不
得
則
不
行
故
絕
巧
棄
利
盜
賊
無
有
世
之
貴
此
三
者
以
為
天
下
之
不
安
由
文
之
不
足
故
也
是
以
或
屬
之
聖
智
或
屬
之
仁
義
或
屬
之
巧
利
蓋
將
以
文
治
之
也
然
而
天
下
各
復
不
安
曷
不
反
其
本
乎
見
素
抱
樸
少
私
寡
欲
而
天
下
各
復
其
性
雖
有
三
者
無
所
用
之
矣
故
曰
我
無
為
而
民
自
化
我
好
靜
而
民
自
正
我
無
事
而
民
自
富
我
無
欲
而
民
自
樸
此
則
聖
智
之
大
仁
義
之
至
巧
利
之
極
也
然
孔
子
以
仁
義
禮
樂
治
天
下
老
子
絕
而
棄
之
或
者
以
為
不
同
易
曰
形
而
上
者
謂
之
道
形
而
下
者
謂
之
器
孔
子
之
處
後
世
也
深
故
示
人
以
器
而
晦
其
道
使
中
人
以
下
守
其
器
不
為
道
之
所
眩
示
以
不
失
為
君
子
而
中
人
以
上
自
是
以
上
達
也
老
子
則
不
然
志
于
明
道
而
急
于
開
人
心
故
示
人
以
道
而
薄
于
器
以

唯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
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
者執似以陷于偽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
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
求之于孔子者常若其無所從入二聖
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呂注

聖人知天下之亂始于迷本而失性惟無名之樸
為可以鎮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乃所

以復吾無名之樸而鎮之也夫絕聖棄智絕仁棄義則
不以美與善累其心矣絕巧棄利則不以惡與不善累
其心矣內不以累其心而外不以遺其迹則民利百倍
民復孝慈盜賊無有固其理也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
不尚賢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尚而已絕巧棄利
不貴難得之貨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貴而已入
之生也萬物皆備于我矣則有至足之富能絕聖棄智
而復其初則其利百倍矣民復孝慈則六親皆和而不

知有孝慈矣盜賊無有則國家明治而不知有忠臣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民利百倍民復孝慈則非特不爭而
己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盜賊無有則非特不為
盜而已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此三者以為文而非質
不足而非全故絕而棄之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
欲乃其所屬也見素則知其無所與雜而非文抱樸則
知其不散而非不足素而不雜撲而不散則復乎性而
外物不能惑而少私寡欲矣少私寡欲而後可以語絕
學之至道也

息齋注

聖者不自以為聖智者不自以為為智使聖智而
可絕皆非聖智也仁者不自以為仁義者不自
以為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大
利不見其利使巧利而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
不取其文故其見于外者無其形衆人竊其似以亂其
真故令見于外者有所屬無其形者利物而物不知有

所屬者徒足以亂天下而已聖人惡偽之足以亂真故欲絕其本原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素樸先民民見其見素抱樸則不敢以文欺物不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欺

筆乘

屬如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著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繇世道日趨于文故有此名自知道

者觀之此文也文不足以治天下不若使之屬意乎見素抱樸見素抱樸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矣素未受采樸未斲器此所謂性之初也實也夫遊于性之初故雖有身而實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雖有心而實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然則見素抱樸乃聖智仁義之精也馬用文之蓋老子絕之于彼正欲其屬之于此學者不察其意而但知其絕而棄之猥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
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
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
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
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
晦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
人而貴食母唯上聲阿烏何反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
荒廣遠也怕古泊字靜也兆如龜兆之圻

動之微也孩小兒笑也笑則情動而識生矣有歸必稅
駕而不乘乘乘兮無所歸無住著也馬巨濟曰性無餘

欠有餘皆分外也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故曰
衆人皆有餘遺失也沌如渾沌之沌無知也一作純小
明為昭察苛細也悶莫奔反頑不知痛痒也舌謂都
為美郊為鄙食音嗣食母乳母也見禮記內則篇

蘇注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
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以

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
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不
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學者溺于所
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言矣
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于性而
皆成于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兕皆非其實潛焉無是非
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
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無足怪矣聖人均彼我一
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
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

于君臣父子之間行于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
異也其所以不嬰于物者惟心而已人皆徇其所知故
介然不出畦畛聖人無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
未可央也人各溺于所好其美如專太牢其樂如春登
臺翫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過之泊然
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
無所歸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為有餘聖人包舉萬物
而不主于一超然具若遺也沌沌若愚而非愚也世俗
以分別為知聖人知羣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具
中若悶忽焉若海不見其津涯漂然無定不見其止宿
也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所
施故疑于頑鄙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
脫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嬰
兒無所雜食食于母而已

呂注

上絕棄乎聖智仁義之善下絕棄乎巧利之惡不
以累其心則絕學矣絕學則無為無為則神神也

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故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出于聲一也其相去幾何善之與惡離乎道一也其相去何若此所以雖聖知猶絕而棄之不以累其心也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荒兮其未央哉未央者以言其大而無極則不獨畏人之所畏而已何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所以同乎人也荒兮其未央哉所以同乎天也衆人熙熙則不知塞其兌閉其門也如享太牢則不知夫淡乎其無味也如春登臺則不知夫視之不足見也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則塞其兌閉其門而無味之足嗜無見之足悅也乘今若無所歸以言唯萬物之乘而在已無居也衆人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故皆有餘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故獨若遺凡此者以言其適物而離形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以言其無知也純純兮以言其不雜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則異乎俗人之昭昭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則異乎俗人之察察矣忽若

晦晦則都無所見也都無所見則非特若昏悶而已其動也乘乘兮若無所歸其靜也寂兮似無所止俗人昭昭俗人察察故皆有以我獨若昏我獨若悶故頑似鄙凡此者言其去智而忘心也夫視聽思慮道之所自而生者也故于道為子而道則為之母衆人逐物役智以資其視聽思慮則養其子而已而我則遺而去之凡貴養母故也故曰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夫老子神矣何所事養而與衆人俗人為異而已欲使為道者知如此而後可以至于道故也然則絕學之大指可知矣而先儒以謂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其未知所以絕學無憂之意矣

息齋注

學不至于無所學非絕學也道以無得為得學以無學為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使學而可

學皆名數也故聖人以無得為得道以無學為真學故曰絕學無憂若未至于無學則天下之學無窮得其一

而遺其二得于此而失于彼則必以得為喜失為憂無
時而息矣道之本原未始不同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則末必至于大異且唯之為恭阿之為慢方其唯阿之
間其相去幾何及其為恭與慢則相去遠矣嚮理為善
背理為惡方其嚮背之間相去幾何及其為善與惡則
相去遠矣聖人嘗觀其始知其本同故反慢而為恭反
惡而為善在俄頃之間耳若知唯阿善惡之本同則造
于絕學有不難者然聖人出而應世豈能易一世之所
欲以隨吾之所欲同一世之所見以齊吾見人之所樂
吾亦從而樂之入之所畏亦從而畏之但所以異于衆
者衆人荒樂無典熙熙然其樂如春登臺其美如享太
牢其明昭昭然謂莫我若其智察察然謂莫我過蓋其
心實以為樂實以為美實以為明實以為智昧于心性
而惟實之知故心外無所見聖人心遊于道其應物者
非其實也故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兮若無
所歸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豈真愚人之心哉蓋我所異于衆人識本達原不流于末是謂貴食母

筆乘

人之為學憂不得善也吾能絕學則奚憂之有然非強絕也知性本無善也彼為善者雖異于惡而

雜性則一其少異者如唯與阿之間耳夫以善惡之同而聖人亦不廢善者蓋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至其心游于性初方且荒兮未央而豈若善之有涯涘可限量哉故人之樂善如享太牢春登臺而我獨泊兮人之得善皆有贏餘而我獨若遺若愚人之無棲泊也人之得善皆有贏餘而我獨若遺若愚人之沌沌無知識也人皆昭昭察察皆若有所以而我獨昏也悶悶也忽兮若海漂兮無所止也此豈聖人真頑且鄙我以衆皆逆其子我獨貴其母不能不與衆異耳蓋性無善惡而善惡萬法皆從此而生故謂之食母

董思靖

或曰唯阿同出于聲善惡同出于為連人大觀本實非異正如臧穀亡羊之說也此故太上忘

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為然學者直須于善惡不可名處
著眼始得若直以為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下至于惡
而不之顧
豈理也哉

純甫注

大非日無以煜物人非學無以致道故曰學者
心之白日也聖人乃曰絕學無憂宜誠菴菴然

無所用其心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
學也母者何也德者萬物之母而道又德之母則聖人
所謂母無道德而不言之也食者味之以自養也味道德
而自養則無為而無不為而其樂不可量矣又奚暇為
彼俗學以自取憂也哉聖
人所以異于人者以此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
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

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

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大也窈爲了反恍惚窈冥皆不可見之意鄧錡云恍惚便是物非

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之中更別有精張平叔云

窈冥莫測是真精是也王輔嗣曰信驗也閱自出門者一而數之言道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漢書此如傳

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爲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經歷亦同此義甫美也又始也

蘇注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于物者也

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眇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物至于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具有精不容偽也

真偽既雜自一而為二自二而為三紛然錯出不可復
信矣方具有精不吾欺也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
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聞衆有之變矣甫吳也雖
萬物之美不免于變也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
以能體道而去故耳

呂注

其遺物離形至于若遺其去智忘心至于若鄙則
其容之甚德者也夫將何從哉唯道之從而已道則

之為物惟悅惟惚方惚而悅悅則不昧不昧則明則
疑于有物也然其中有象象者疑于有物而非物也故
曰無物之象又曰大象無形方悅而惚惚則不瞭不瞭
則晦晦則疑于無物也然其中有物物者疑于無物而
有物者也故曰無狀之狀又曰有物混成恍惚則不測
不測則神矣窈冥者神之又神者也神之又神而能精
焉故曰窈今冥今其中不精精者得道之一而不離者
也天下之物真而不偽信而不忒常而不變未有加于

此而天下之始吾于是乎聞之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故為道者不暵不昧存其恍惚無視無聽致其窈冥有象此有物有物此有精有精此有信為道至于有信則與吾心符而至物得矣欲知天地萬物之所以為天地萬物者莫不始于此而已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息齋注

孔德者大也德之大者其容亦大道未嘗有容而

滅以道滅吾不知其滅道之為物恍惚窈冥而不可常然于恍惚之中有象于恍惚之中有物于窈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中之有衆皆以為有不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初不知無中反有蓋有中之有有之粗者也唯無中之有然後為中之真唯其真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自古及今不變不異其精不去聖人所以能觀衆有之始而知羣有之所由然以其體于至無故能觀衆

也 有

純甫注

孔德之容即前章泊兮未兆以下是也惟道是從言此盛德容貌皆從道出此聖人所以貴食

母也下乃反覆形容道體之妙恍惚窈冥皆幽深微妙不可為象之意物即象也真即精也信即真也變文叶

韻與詩體相似逐句而為之說則鑿矣閱歷也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衆甫與化遷流而道則

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然指閱而言此指恍惚窈冥而言言吾何以知衆甫為道所閱

哉正以道體恍惚窈冥無可變壞故衆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閱過客然也蘇子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

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與此意合至禪伯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遑四時彫則更

明白矣

筆乘

道無形容一可形容即屬之德然知德容則道亦可從而識如所謂恍惚窈冥是也人之學道喜于

有作至恍惚窈冥類告其芒蕩難于湊泊矣不知恍惚無象即象也恍惚無物即物也窈冥無精即精也如釋典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也暫為假常為真恍惚窈冥則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夫孰真且信于此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昧者乃謂恍惚窈冥之中真有一物者夫恍惚窈冥則無中邊之謂也而物奚麗乎況有居必有去又何以亘古今而常存乎然則曷謂閱衆甫也甫始也人執衆有為有而不能玄會于微妙之間者未嘗閱其始耳閱衆有之始則知未始有始知未始有始則衆有皆衆妙而其為恍惚窈冥也一矣是所以知衆有即真空者以能閱而知之故也釋氏多以觀門示人悟入老子之言豈復異此故閱衆始則前際空觀其微則後際空萬物並作觀其復則當處空一念歸根三際永斷而要能以能觀得之學者誠有意乎知常也

此則必自
始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感是以聖
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
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
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窪烏瓜反
夫音符

蘇注

聖人動必循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
道故與物不違不違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直也

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
不可得矣昭昭察察非道也問問若將敝矣而日新之
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而無以一
之則感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

做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日不自
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
為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
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世以直為是以曲為
非將循理而行于世則有不免于曲者矣故終篇復言
之曰此直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大所謂全者非獨全身
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
全而復于性則其為直也大矣

呂注

曲能知衆肯之然則能抱一致柔能抱一致柔則能
曲能枉能窪能斂矣曲者曲之自然者也枉者曲

之使然者也天下之物唯水為幾于道一西一東而物
莫之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
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莫清焉
是敵則新也唯得一者為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衆人
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制財用必
有式傳土木必有式所持者約而所應者博也聖人抱

一以爲天下式亦如是而已故因天下之曲可以直而見之而我
不自見也則所見無不察故曰不自見故明因天下之
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蓋故曰不
自是故彰歸天下以功而我不自有也故有功任萬物
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如是者無他得一則無我無
我則不爭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古之所謂曲
則全其要如是而已知所以曲則全則知所以枉則直
窪則盈敝則新矣而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
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皆由是也豈非所謂全而歸之哉

息齋注

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枉
則直窪則必盈敝則必新少則易得多則易感

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爲萬物宗者以其
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因人之見不自
是而因物之長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矜其長
而因人之長唯其立于物之獨而不與物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求其不全不可得以求歸之
全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至矣是謂識全歸之

宏甫注

全夫入無不欲全也而失其所以全之道往往以
全求全而卒不能全者此天下之通弊也不知

五臟六腑四肢百骸至曲也而人賴以全若不曲則不
能全矣引繩而直之故以繩為直而不知其枉也苟非
枉安能直哉海窪也而常盈日月替也而常新飲酒食
肉少也而以飽以適若務多不已則吐噉隨而反傷矣
是感也知此則知聖人抱一之道矣夫一之能多也猶
少之能得敵之能新窪之盈枉之直曲之全也是倒行
逆流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為式于天下者惜乎其不知
也由此觀之學道者可以反矣夫日至明也而不能自
見其目使其不見則不見明矣安能明然則不自是者
人必是之不自功者人必推功不自長者人必以為長
不爭者人必不與之爭皆曲全之道也
道也嗚呼能全而歸之者果誰乎

筆乘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凡以明少則得也一少之極也抱一而天下式則其得多矣故一國

三公不知誰適十羊九牧詎可得芻
夜生者錄其多方亡羊者苦于歧路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

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于道

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樂得之同于

德者德亦樂得之同于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

信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自旦及晡為終朝自早及莫為終日風雨震蕩飄忽必不能久岐伯所謂

元則害承乃
制也樂入聲

蘇注

言出于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

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于上陰伏于下否而不得洩于是為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于希行出于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為不若詭辨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于仁猶若此而況志于道者乎夫苟從事于道矣則其所為合于道者得道合于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于所為然必有得于道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于是益以不信夫唯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呂注

聽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所以言則言出于不言而聽之不聞矣故曰希言希言者以道言也故

曰自然。飄風驟雨，成之暴戾，非出于常然也。故雖天地為之，尚不能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于自然，則多而數窮，宜矣。故唯從事于道者，為能無我無我，則道也。德也。失也。吾不見其所以異，故道者我則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而恢詭譎怪，通為一也。夫唯不見其所以異，而與之同，則彼雖有以異我，而未嘗去我也。故曰：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唯其信不足，則于是乎有道有德，有失而不同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筆乘

道以自然為至，而世希言之者，喜于作也。有作必

也。從事于道者，不然。從事于道，則自然矣。自然則本無可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為德為失。皆信其所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矣。無不同，亦無不樂。乃其理也。夫無不同，則求其信且不可得。況不信乎。苟

金少曰
離道而為德不能同于失矣。離德而為失不能同于德矣。不能同于德同于德，同于失而欲其同于道者，未之有也。所謂信不足，為有不信也。皆飄風驟雨之類也。或曰：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然，而老氏以自然為宗，有以異乎。余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自然者，有所自然而自有所然也。有所自而自有所然也。在有所然之上，出非物之下，是釋氏之所訶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曰無名。天地之始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其自也。無自則其然也。無然其自無自，其然無然。而因若緣，曷能因之？故曰：精覺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即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

道者不處

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贅疣

贅也。行當作形。古字通也。食餘人必惡之。形贅人必醜。之左氏人將不食吾餘。莊子附疣贅出乎形而侈于

性。是也。惡去聲。處上聲。

蘇注

人以踐以行為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之

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贅。則累。

呂注

踐之為立。非立之常也。跨之為行。非行之常也。則不可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也。道固無我。無我

則不爭。則夫自見自是。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其為道也。為餘食。贅行而已。夫俗人皆嗜之矣。而吾復取焉。是

餘食也。性本無是。而特侈之。是贅行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則有道宜其不處也。夫道處衆人之所惡。而曰物

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卑虛柔弱者衆人之所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見是矜伐者衆人之所惡而爭之者也是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為不爭一也

息齋注

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跂足越于行曰

跨立而跂立必不久行而跨行必不長古之學道者必全于天及其過物而應不作思慮如人手足耳目內應于心無使之者若使手足耳目思而後應則舉動之間莫知所措矣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其有自心也學道而有自心是為餘食贅行夫食者適于飽行者適于事既飽之餘芻菴滿前唯恐其不持去行不適事雖仲子之廉尾生之信猶可厭也故食之餘與行之贅此二者物或惡之有道者常行其所自然故食不餘行不贅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

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

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混渾通先悉薦反強上聲介甫云寂止也寥遠也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

成鍾會曰廓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

蘇注大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于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

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于其中耳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于羣有而未嘗殆俯以

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為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呂注

有氣也，有形也，有質也，而天地人之位分可聞也。可見也，可搏也，而耳目心之官辨是物也。未見氣

與形質者也。氣形質渾淪而未相離者也。而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則其形不可得而見也。故吾不知其名，而命之其義，可言也。故字之曰道。不知其名，以心契之也。字之曰道，以義言之也。道之為物，用之則彌滿六虛，而廢之莫知其所則大。豈足以名之哉。強為之名而已。大則周行而無不在，不止于吾身而已。故

大曰逝逝則遠而不禦故逝曰遠遠而不禦則吾求其
際而不可得也復歸其根而未始離乎吾身也故遠曰
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在六合之外則大不足以言
之所謂四大者域中而已王者人之復命知常容容乃
公公乃王者也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王者人
之盡者也人以有形而合于無形于地亦然則地之所
至人亦至焉故曰人法地天之所至地亦至焉故曰地
法天道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天法道道則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以無法為法者
也無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息齋注

謂之有物者不可名也謂之混成者不可修也
先天地生不見其始不見其始則不知其終既

無始終則獨立不改然雖獨立未嘗獨立周行萬物無
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出生生不
窮故可以為天下母然謂之獨立非獨立謂之周行非
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皆莫知其名字之曰道

強名之曰大謂之大矣然其大未嘗見大而嘗化故曰逝謂之逝矣然其實未嘗去無所不周故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念之間無所不具故曰反由其大而能逝遠而能反故非大非細非遠非近皆不可名是之謂道及道降而生物天地區分域中四大自世人之則王之不及天地之大而此言四大王居一焉遂以王配道若萬物而況于一人之身喜怒哀樂之節尚可位天地育萬物而況于一人之身喜怒哀樂之法地地法天何難哉

李約注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蓋王者法天法地法道之三自然而理天下也天下得

之而安故謂之法凡言人屬者耳其義云法地如地之無私戴法天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道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如君君臣臣父子之例也後之學者妄相傳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則域中

有五大非四大矣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天地無心而亦可轉相法乎又況地法天法天道法自然之道為天地之父自然之子支離法裂義理疎遠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

根躁則失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韓非云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

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管子曰動則失位靜則自得離去聲輜莊持反古者凡言行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車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處上聲燕處猶燕居起然高出而無繫著也奈如也乘去聲失根一作失本一

作失臣非令
從王輔嗣本

蘇注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行欲輕而不動

離輻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輕與躁

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于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則

呂注

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為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于物躁常為靜之所役

則靜為躁之君矣是以君子終日之間其行為可以約齋矣然猶不離輻重則輕之不可以無重也雖有榮觀

為足以適矣而必有超然之燕處則躁之不可以無靜也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況乎萬乘之主任重

道速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起則重矣無為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

于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
重則躁而不靜矣故曰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
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
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蓋輕則任臣之勞而
代之而臣則無為而與上同道則不臣不臣則是失臣
也躁則忘君之逸而為天下用則君亦有為而與下同
道則不主不主則是失君也
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息齋注

輕必歸重躁必歸靜故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
人終日行不離輻重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

雖有榮觀然處超然無所不為而常無為也奈何萬乘
之君不自量其重而徒以身驅馳于天下之細故若以
細故自嬰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天下邪
雖然輕與躁皆足以為病而躁之病猶甚于輕蓋輕者
役其心淺而躁者役其心深輕之失不過失于所輕而
止躁之失則中君內擾失靜之全故輕則失臣躁則失

君

宏甫注

有輻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為輕何也以重為之根也常燕處則雖榮觀而不為躁何也以靜為

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譎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為要妙

瑕玉玷也譎直革反責也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算以竹為之楗其偃反拒門木也橫

曰開豎曰捷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繫相傳繫也一作
掩繫之繫言密用也傳奕云是以聖人常善救人二十
字獨見河上
本古本無之

蘇

注

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
萬物之數卑陳于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全德之

人其于萬物如母之于子雖縱之而不丟故無關而能
開無繩而能約彼方挾策以計設關以閑持繩以結具
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于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
棄人而人安得少矣聖人于夫救人于危難之中非救之
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
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繫而不絕則謂善救人矣聖
人無心于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于學故不責其師
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聖人之妙
雖智者有所不
喻故曰要妙

呂注

也。知行之所以行則有迹則行固不能無轍迹者

迹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無瑕謫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于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謫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算唯得一而忘言者為能致數致數則其計不可窮矣故曰善計不用籌算天門無有闕闕在我則不關誰能開之故曰善開無闕鍵而不可開天下有常然者約束不以纒索因其常然而結之故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故行而不以此則行不能無轍迹言而不以此則言不能無瑕謫計也閉也結也而不由此則雖用籌算而亂雖有闕鍵而開雖有繩約而解所存于己者不能無瑕何暇人物之救哉聖人唯能體道以善此五者是以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矣何則此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唯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于所同然之際耳行之言之計之閉之結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則其明

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明唯其善救也故善人不
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明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
雖然志道者忘心善人者雖不善人之師而吾不知其
師之為可貴也不善人雖善人之資而吾不知其資之
為可愛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則雖智者有所不知而
速矣夫大唯以智求之而不得此道之所以為要妙也
故曰雖智大
速是謂要妙

董注

輪輾天地為轍迹夫與道為一何迹之有誦過也惟
和以天倪故無口過道一而已總括萬有是謂善

計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而天地之大亦不能出乎其外
是謂善閉妙本湛然不為法縛不求法脫堂堂密密了
無間然所謂不可須臾離也苟溺于刻意尚行執言滯
句用心計度以求道而不達方便之門則反為教相所
縛不能徹見萬法根元矣所謂善結者無為而已夫救
人于危難特救其形耳而且未必能博豈足善哉惟彼

方執著有為迷其性于暗蔽之中而我以無容容之以先覺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

我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故曰常善常之為言無時不然也

息齋注

行未有無迹言未有無瑕計未有非善莫閉未有非關捷結未有非絕約唯得道者行不以足

故無轍迹言不以口故無瑕計不以心故無善莫閉不以關捷故不可關結不以繩約故不可解由其以至常為體而妙于用常故能無所不善常之為道人人而有物物而得既謂之常則不以人而多不以物而少由人與物雖有常而失其真常故聖人每以真常救之以真常救人則人無棄人以真常救物則物無棄物然亦豈聖人能為此哉由人與物皆有此明聖人還以其元明示之故曰是謂襲明至于襲明則均于一惟人無善也無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為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本同善人也若不貴

其師而不師其善不愛其資而甘于為惡
雖有多智祇益為迷反本還原是謂要妙

程俱論

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常善也
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為之善其能

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為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住相之
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羣生亦何儒釋老

哉之分

宏甫注

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棄人也聖人無救是以
善救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善計

無謫善言無迹
善行皆可知矣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
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

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常德乃

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

不割

守保守也復並扶又反豁谷衆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咸爽也足全也長上聲制裁斷也割

也分裂

呂注

其雄動而雌靜致柔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守其雌則篤靜致柔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守

之為物受于谷而輸于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積物之能通而無逆者也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生也常德內全與物無逆及為物之所遷則日益以離唯能篤靜致柔和而不倡則常德不離而復歸于嬰兒矣白于色為受采于物為明于行為金于數為四黑于色為不受染于物為晦于行為水于數為一知其白守其黑不受

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于抱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
窪能敝故可以為天下式為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
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忒也
不忒則不差矣嬰兒之為物專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
和而已復歸于無極則嬰兒不足以及言之也草木之蕃
也為榮其謝也為辱人之所以為榮辱亦若是而已知
其榮守其辱去華歸根雖被以天下之所甚惡而不能
累焉故為天下谷谷之為物虛而能盈應而不藏而江
海之源所自出者也能為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
德乃足則又非特不忒而已復歸其樸樸者真之全而
物之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為器故能大能小能曲
能直能短能長能圓能方無施而不不可則無極不足以
言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足矣安用知其雄
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為母知之以為子守之以為經
知之以為變也樸散則為器器之為物能大而不能小
能曲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圓而不能方故聖人

用之為官長而已非容乃公公乃王之道也若夫抱樸以制天下其視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視牛未嘗見金牛也行之于所無事而已恢恢乎其于游刃有餘地矣何事于割哉故曰大制不割

息齋注

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雄必歸雌故為天下谷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

無知為貴知白以守黑為賢故為天下式榮者我加于人辱者人加于我我加于人而人能受則其益在人加于我而我能受則其益在我故為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雄雌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守者非常德也及散而為德以德自處若用其雄用其白用其榮則失常德矣若用其雌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用其黑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用其辱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所謂嬰兒曰無極曰樸者真常也故真常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守必使可知可守者復歸于常然後為道及樸散為器聖人以道制器猶不失于道故用之為官長官長者

視天下猶官長之非如家而私之也故
官而不私長而不宰是謂大制不割

純甫注

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徵妙同玄之道知知子之意也
知也
有運用之意
守守母之守也
有主宰之意

雌雄以剛柔言黑白以明晦言榮辱以貴賤言谿谷在
下衆流所歸也式法也亦歸之之意常德真常之德嬰
兒言其和也無極言其虛也樸言其質也皆指常德言
之此章變文叶韻反覆吟咏亦與詩體相類既曰守雌
為谿矣又曰常德不離復而言之非為谿之後復有不
離之功也既曰常德不離矣又曰復歸嬰兒申而言之
非常德之外復有嬰兒可歸也下二者放此蓋天下之
事非柔所能獨濟者固有時而用剛也非晦所能獨理
者固有時而用明也非賤而在下所能獨成者固有時
而在上也此聖人所以必知其雄知其白知其榮也然
剛不生于剛而生于柔明不生于明而生于晦貴不生于
貴而生于賤是剛也明也貴也物之末也子也去道

遠者也柔也晦也賤也物之本也母也去道近者也此
聖人所以必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也聖人守此而天
下之母在我矣其子馬往所以為銘為耳其常德不離則
歸之者正以此真常之德未之離焉耳其常德不離則
雖至剛以決天下之事至明以燭天下之情至貴以蒞
天下之賤然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未嘗不
復歸其根也聖人之有天下而不與也以此嬰兒無極
樸實人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官長舉有司之長也
樸可以割而為器而器不可以為樸官長可以統羣有
司而羣有司不可以為官長聖人為母不為子猶之為
樸不為器為官長不為羣有司正其本而已不然逐子
忘母紛紛然惟雄白榮之求與物相刃相摩而莫之能
止則身之不暇治而況天下之歸哉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

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

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取如左氏取我田疇而伍

之史記取高帝約束紛更之取為治之也司馬溫公曰為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迥變响音許一音虛羸力

為反載始也又任載也隳許規反去上聲陸農師云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為天下先也三者聖人所

以取天下也

蘇注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

耳若欲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

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

况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

老子翼

六十一

則亂矣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于前或隨于後或响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世之愚人私已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則知其不可逆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于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克湯之于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于敗者由是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在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于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呂注

聖人抱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則其取天下常以無事而已取之也者得天下之心使之不去者

也則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非所以取天下也非所以取而取之吾是以見其不得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天下之為器神器也唯神道可以御神器
神無思也無為也而為之則御之非其道矣故不可為
也為者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執者所以求得而適
足以失之也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巍巍乎舜禹有天
下而不與焉凡此者真知所以取天下者也非為而執
之者也是以凡物有行則有隨有叀則有吹有強則有
贏有載則有隳事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執
而為之哉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以輔萬物之自
然而已其
敢為也哉

元澤注

至人體神合變與物為一雖無制天下而未嘗
有有故能從容無為而業無不濟糠粃土苴將

陶鑄帝王若夫塊然有而以已過物則雖六尺之身運
轉妨滯若將不容而況天下之大歟取者取物是具
有
我為者造作是具為有已有為之人方且存乎憂患
之間而何暇治人乎聖人心起有無不物于物故陰陽

交代而我法不違苟為有則物與為敵萬變糾錯不可勝圖矣故獨行于前而不知隨者在后如形影之不舍向之欲溫而不知吹者之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而已則羸者有時而來知戴而已則隲者應手而至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有有者不知由已不了故有此患而更與為競夫如是則雖介然一物之微而憂患之大充塞天壤安能操神器而不累乎聖人心合于無以酬萬變方其為也

不以經懷如鏡應形適可而止分外之事理所不為彼有者妄見諸相矜已樂能為之不巳故事輒過分此由不知行隨向吹強羸載隲之

反覆
故彌

息齋注

聖人體道以為質不得已而受形于天地之間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故不得已取天下而

為之然聖人視此身猶寄也以天下寄其所寄豈肯強其所無以失真常之道哉由不知道者以天下為實有

而我始君之于是以有為挽之以有物執之而不知其所為者反足以敗之其所執者反足以失之蓋物之在天下或往可以行或止可以隨或噓之可暖或吹之可寒或強而壯或羸而損或任而載或弱而隳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必欲為之執之使行者為隨噓者為吹強者為羸載者為隳則雖天且不可而況於人乎聖人因其自然知其所受受者有不可變但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可行可噓可強可載者不至於過而或隨或吹或羸或隳者不至於不及是謂以吾自然輔其自然

薛注

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為以害之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

者非謂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為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害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為事有適當不可復過

此老子之本意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巳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好去聲運旋道易曰師衆七處上聲善即有道

者也不得已為之難也莊子曰不得已而後動又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託不得已以養中皆與老子語合果而勿矜以下五而字當讀如於字人方果於彼我獨果于此也矜自恃也伐奪大也驕恣肆也已止也早已言不久也

蘇注

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

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以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疾，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邪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而後以兵強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無死乎？

呂注

人主者無為者也。佐人主者有為者也。取天下不能無事而為之不已，其弊至于以兵強之。雖佐人

主者任在于有為，猶為不以道也。況于主道之無為乎？所以然者以其事好還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而以兵強天下，亦將阻是而抗我矣。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

之毒天下如此故善用兵者果而已果者克敵之謂也此出于不
而克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克敵之謂也此出于不
得已非所恃以取強也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
果而勿驕其勢其果常出于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強之
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
于強非果于不得已者也凡少則壯壯則老老則物之情也
道也者貴于守柔以為強乃所以久而不死者也若以
兵強天下則是柔柔而用壯壯而必老則物而已豈道
之所以謂物哉故曰物壯則老是以謂不道不道早已

息齋注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是謂好還兵之不勝其害未易一二數使幸而

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故荆棘
生于屯戰之所饑饉起于軍旅之後則其不勝者可知
矣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于一決而不一戰之決故未
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外為一戰之決故未

嘗矜未嘗驕未嘗伐未嘗強皆生于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是為不道人之不道尚猶不盡年而死而沉于兵之老乎

宏甫注

天道好還而以兵強佐人主者不知道者也夫知其不可以取強而遂已非果斷不能也而惟

善者能果故歷言當果數事其旨深矣物壯則老此天道也惟知強壯之可恃不知老敗之將至是謂不道不道之事不可
以不早已夫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

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

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佳謂佳之也温公曰兵愈佳則害人

愈多悲去聲處上聲下並同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恬澹安靜也美即佳也樂去聲純甫云此章自兵者不

入于經者詳其文義可見

蘇注 以之濟難而不以為常是謂不處

呂注 文觀而武匿者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兵而佳之是乃器之不祥而物之或惡也是以有道者不處

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其所貴異乎平居之時則是固以不祥之器處之而非君子之器也非所以佳

之也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勝而不美也非所以佳之也天將救之以慈術之意者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則殺人者宜其樂哉而美之則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也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夫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樂殺人也可知已老子之察于禮學者如此而謂老子絕滅禮學豈滅其所以絕

息齋注

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人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辨奇正其

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本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淡為上勝而不美夫以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淡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旦孰能一之曰不嗜

殺人者能一之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已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王輔嗣注

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無心亦無名故將得道

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憤然不偏近

于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
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
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為則民不令而自均也始制謂
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故
知止所以不殆川谷求于江與海非江海名之世行道
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于
也江海

蘇注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為物舒
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

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糠粃足以陶鑄堯舜
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降相合為
一而降甘露胞然被于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
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聖人散樸
為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逸末而喪本哉蓋亦
知復于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江海水之鍾也川谷

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審其所宗

呂注

道常無名名之為道則與道乖矣方其無名固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矣而天下不敢臣夫何故

天地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其所以自生哉夫是之謂真君萬物莫不有真君焉是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以真君君萬物萬物孰有得其真君而不賓者乎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交通成和之至也侯王執道紀而萬物賓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人莫之令而自均也無名之樸無思也無為也工宰一動則始制有名而名亦既有矣於是之時亦將知止則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既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則何殆之有哉此王侯所以守之之道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

之於江海其有不歸之者邪

息齋注

此言道與器相與為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不可得而見然匹夫得之樸雖小天下不敢臣知

尊之無以加于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宥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雖有高下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而為物物各有名而天亦未嘗逆棄物也唯其未嘗棄物物立于天地之間而不殆者以天猶生之也故物不以道散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譬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為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于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于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一同者矣

筆乘

道常首章所謂常道也無名首章所謂無名也以其曰希曰微故謂之小

然能見小而守之者鮮矣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如此則靜為動君而動為之臣一為萬主而萬為之賓又孰有臣僕者哉始即無名天地之始制者裁其樸而分之也始本無名制之則有名矣苟其運於名而莫止則一生二二生三將巧歷不能算而種種名相皆以為實與接為構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慘殆孰甚焉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誠知無可以適有則有亦可以之無是故責其止者鎮以無名之樸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淡然自足殆無從生矣此非強之也物生以道生物滅以道滅萬物皆作于道萬物皆歸于道我之性宅我自復之夫何難之有故江海之水宗也川谷水之派也異派必會于宗殊名必統于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

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久而不亡者壽

不失其所
即易之止

其所也羅什曰在生而不
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蘇注

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于知人
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

以及人也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則克已復性則非力
之所及故可謂之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
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是終身不能富
也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物變無窮
而心未嘗失則久矣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
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生不死者也

呂注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然後能知人則明者固
智之所自出也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自勝然後

能勝人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不能自知非所以知常也則知常者乃所以自知也明

至于自知則其于知人也何有守柔者乃所以自勝也強至
以心關非所以守柔也則守柔者乃所以自勝也強至
于自勝則其于勝人也何有有自知之明則知萬物皆
備于我而無待于外慕也故曰知足者富有自勝之強
則于道也勤行而已矣無事于他求也故曰強行者有
志知其足于已而強行之則能存其所存而不為物之
所遷矣故曰不失其所者久能存其所存
則雖死而未嘗亡也故曰死而不亡者壽

息齋注

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強
智與力為妄明與強為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

人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為物所勝也若內
明則自不驚外不驚外則漸能勝物積日既深自然入
道凡不足者益不知我之有也萬物皆備于我返照內
觀知取諸一身而足不亦富乎知足心漸離諸有有
力未全未能充其所見必有強志乃能力行見清靜根
漸返于道虛中證實所得不移無古無今浩然常住是

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如旦暮
生而不有死而不亡是之謂壽

農師注

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死而
不亡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神聖

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生死之未
有異也夫唯生死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
身如蜩甲蛇虺寓之而已蓋蜩之甲已死
而其蜩未嘗亡蛇之虺已腐而其蛇未嘗
喪何則其真者雖死不滅也曰夫至人不
焚于火不溺于水虎不能搏兕不能觸乘
虛不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死
而不亡何也蓋聖人之于時隨之而已時
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人
不強為視其天而已故有能之而能不為
之是以有生而不死者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

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汎無

繫著也

蘇注

汎今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世有生物而不解者必將名之以為已有世有避物

而不有者必將解物而不生生而不解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大而為大之心則小矣

呂注

可以左而不可以右可以右而不可以在故汎今其在物一曲者非大道也大道則無乎不在故汎今其在

右也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于小小則不可名于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解成功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大唯不居不為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小萬物歸焉而不知

主則容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大雖然既大矣而可名于小則非大也既小矣而可名于大則非小也非大非小此道之所以隱于無名也然則道之所以為大也果不在大也聖人體道者也則其所以能成其大者豈自大哉也

息齋注

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言其能也萬物非道不成

而道未嘗自名其功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嘗自以為主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大則未嘗主萬物萬物悉歸焉聖人亦然終不自以為大而萬物終無以過之唯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

筆乘

可名于小爾言不可名小可名於大爾言不可名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所以

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

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

既

往者執此而往行之天下也既盡也

希聲注

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往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唯恐

具傷而況有事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
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夷泰矣夫樂
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為之留連為之歡騰然
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
咷也夫執大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示於人故言之出
口淡乎其無味教之入心泊乎其不美希乎夷乎雖不
足以視聽然用之不窮酌之不竭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既

蘇注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具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

以使天下皆往矣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具于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闋餌盡彼將舍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手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呂注

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知主是無形也無形也者大象也則孰將保我而不知

往哉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失道而天下往則雖相忘于道術則其往也不能無害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忘于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安平泰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者過客而已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則非餌之可嗜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則非樂之可樂若然者用之豈可既乎過客止

則為之遠廬而已非可久者也用之不可既
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安平泰之所自出也

息齋注

道降而有象象生則物往從之愚者往而不返
智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失道而從物也往

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道無所不安無
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為一心不知道道不知心若知
道而行則有不安有不平有不泰矣聖人之于形器如
過客之寓于旅亭暫往而去未嘗有顧惜之心苟為欲
樂所餌過客止于所寓留而不去未有不為患者故聖
人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具心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
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用無用之用即于
形器之間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
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

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歛音吸歛也
聚也張闢大

也深淵原作淵邦原
作國今從肆非未

蘇注

木當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
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于用智

也與管仲孫武無異聖人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
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
商賈巧于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
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
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
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
耳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
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
耳何能為哉聖人居于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
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

惟脫于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唯處于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呂注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天之道物之理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天之道物之理

人之事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於張知歛於強知弱於與知廢於與知奪非知幾者孰能與于此哉故曰是謂微明然則能歛之張之弱之強之廢之與之與者無形而柔弱者也為其所歛所張所弱所強所廢所興所奪所與者有形而剛強者也則柔弱之勝剛強也明矣人之不可以離柔弱猶魚之不可以脫于淵魚脫于淵則獲人離于柔弱則死之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間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于無間則器之利者也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固維運動者常在于無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以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元澤注

陰陽之情如循環然往窮必反盛極必衰觀乎月滿之虧日中之昃則萬物一致斷可知矣唯

至人深遠先幾明乎無朕故養生則裕於屈伸處已則適乎消長蒞事則知成敗之數御敵則達擒縱之權古之人所以酬酢萬變而澹然無事者以此道也然則雖鬼神之所以幽將不能窺而況于人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見形則知剛強之制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強至人深遠微明之義故謙而不亢沖而不盈不與物爭而亦莫能與之爭也雖然此道未之言耳若夫變化無常則一柔一剛一弱一強孰能定之顧雖剛強而柔弱不能勝者動契乎理而心不離乎柔弱也由此觀之又知柔弱之勝剛強矣此所謂利器者也魚其伏柔弱而自藏于深渺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幹萬物于不測致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所以武豈暴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當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于

人者知矣也夫以剛強遇物則物之剛強不可勝敵矣
天下皆以剛強勝物也吾獨寓于柔弱不爭之地則發
而用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為春夏亦
一驗矣彼聖人者自藏于深渺之中而託柔弱以為表
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所以得計義協于此
化者邪易曰共以行權莊子曰子魚得計義協于此獨

純甫注

將欲云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
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也

故物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已當如此者也將然者雖未
形已然者則可見能據其已然而逆觀其將然則雖若
幽隱而實至明白矣故曰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
強正此理也雖然謂之微明則微而明可也明其微不
可也何謂微而明韜此理以自養靜深敏退優游自得
如魚之不脫于淵是也何謂明其微炫此理以示人啟
蒙招尤借寇誨盜如以邦之利器示人是也莊子胠篋
一篇蓋明此意利器兵也設喻之言蓋微明之理聖人

用之則為大道。姦雄竊之則為縱橫。捭闔之術。其害有甚于兵力也。故聖人喻之以利器云。

息齋注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為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之。轉動。聖人知其不可。

強止故欲歛。反張之欲弱。反強之欲廢。反興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之。止不可得。必固反之。以動求止。自動觀。長動已而竭。長廢真還自然。歸止動。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欲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于淵。魚既不可脫于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亦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

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

靜天下將自正

道常言道之大常也介甫云言道之主故曰萬物將自賓言道之變故曰萬物

將自化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羅什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神從化伏邪歸正

希聲注

道之所以為常者以其體無名故無為用有名故無不為侯王能守此始與母之術則萬物之

理得而天下正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也苟利欲之情一有萌兆必以此大道之質真而正之使無得動夫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則同于道矣下德為之而有以為則同于德矣得于德者必失于道故有無為之心必有無為之跡後世將尋其跡而忘其本或為無為而至有為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將使心跡無忘至于玄之又玄也夫能心跡無忘事理玄會則天下各正性命而無累于物之迹矣首篇以常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

于重立此篇以無為為體無不為用
而統之以魚忘始末相貫盡其體用也

蘇注

道常者無所不為而無為之意耳聖人以無為
化物萬物化之始于無為而漸至于作譬如嬰兒

之長人偽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
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具變至有不可勝言者
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
而止也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
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
于胸中則失之遠矣

呂注

萬物皆有名也而道常無名則有名者莫不為之
賓故言萬物將自賓則以無名言之雖然此知無

為而已無為而無不為則未嘗有大無為也故萬物將
自化自化則我與萬物莫非道也孰知萬物之賓與其
所以賓哉故方其自賓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
知止知止者復于無名之樸而已方其自化也化而欲

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而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也無
名之樸亦將不欲則豈特無為而已而亦未始有夫無
為者也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侯王守道以至于此則
可謂不欲以靜矣天下其有不自正者乎夫老子真人
也宜不與與然以天下萬物為事而于侯王如此其諄
諄何也道以修之身為真以修之天下為普使侯王者
知而守之則修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畜其道而欲與
天下同之仁也欲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
顧見其言有絕素仁義則曰老子槌提吾仁義而小之
也吾所不取嗚呼彼不見其所以絕素之意宜其不取
耳焉

息齋注

道自無而入有始于喜怒哀樂之萌而極于禮
樂刑政之備極而不反化無窮則愈失道矣

故聖人于其將流則復以樸鎮之既鎮以樸樸亦無名
雖用無名之樸亦將若不欲苟有用樸之心則樸非其

模矣不欲以
靜民將自正



老子翼卷一